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一至三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
臣常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劉賓客文集

提要

臣等謹案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
劉禹錫撰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進
士登博學宏詞科歷官檢校禮部尚書兼太
子賓客其集亦名中山集陳振孫稱原本四
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遺詩四百



七篇襍文二十二首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為八司馬之一又喜以詩詞調謔人頗嫉之以是屢起屢蹶然韓愈獨與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黃裳書歷引愈言為重又外集有作子劉子自傳一篇叙述前事亦不甚詆譏叔文蓋其人本急於功名致為群邪所誑誤者其文章恣肆宏辨近杜牧之之流而詩律尤精白

居易盛推之至謂其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
陳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蘇
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
折處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詩多感慨惟在
人雖晚達于樹似冬青十字差為閒婉似非
篤論也始禹錫所與唱和者白居易及令狐
楚李吉甫等皆一時名人嘗編其唱和詩為
彭陽集吳蜀集汝洛集有夢得所作序引皆

在外集中而其書在宋已佚惟正集文二十卷詩十卷明時曾有刊本頗行于世而獨無外集故亦罕流傳近時藏書家所傳抄本蓋猶從宋刊本錄存者謹合為一編著之于錄用還文獻通考卷目之舊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一

唐 劉禹錫 撰

賦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
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
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周必復
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於社
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歛起伊人理之不可曉也將
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為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孰主

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歆以臨下
兮巍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
執其權心乎其運循名想象斯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
猶泥耳落乎埏埴唯鈞所措忽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
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
一布武化為畏途人或譽平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半言
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
驟至兮否踰數而巨量雖一夫之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

謹薦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寢熟夢遊乎無何有之鄉
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焯
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
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橐籥
圈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畜不守以愚覆為汝賊
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
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
天和乃洩利逕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

汝窮將厚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
太和而與居貫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壺與無示四隅
軋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
夫貞而騰氣者膺膺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
蹈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保鱗蜚走灌莽芑阜乃牙
乃甲乃殛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薨各乘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
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為又或不然赤子

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躔春耕其丘投種之
日釋耒而嘆何時粟實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
謂我瞽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蕙葭之蒼蒼兮霜霰
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穉兮不若櫛筍之可憐納材
葦而構明堂兮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
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顙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
兮喋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
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受教而回蘧蘧形開嚮之威

神孰為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
頷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
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
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

時在
潤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姬神噫濕渝色壞味雖
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
其室乃出邈陽眇眇傳刃蒙春鱗然如瘡痂如黑子如

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畏宓石以
遺余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劇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
顧適余周切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
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摩鈍有
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銚為之潛
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刺
兮尚可遊乎髀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

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今將久不試而然
彼屠者之刃今獵者之鋌不灌不濟今操錯銜鉉日鼓
月揮兮割腴擊鮮皖燿燿以耀芒菡淫夷而騰羶豈不
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
形石質蒼色膩理刻其鱗皴滑以滌漚如衣澣垢如鼎
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背擊清音而振
耳故態復還實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耻
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

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
之傑材以奏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
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大砥以
礪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物天君為人天安有
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予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繫
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窳是已囂零

浮浮利於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
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寔生沴天濡而霽土
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體支兮為瘡為瘵
以曠滌煩兮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
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
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
羣山龍嵒岡陵靡陔勢若相拱出雲見恠窈蔚森管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

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聲牙戩呀秋水灌

盈漩石飄沙流拚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收潦澹如綠醜

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烟緜與

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

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嘒其曉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

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拚樹童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舍

景曜明恢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
焦熬止水漢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歎蒸陽極反
陰二儀交精上下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
彌漫靈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藝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縋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于丹泉上鏡下
冰滄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有
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疊想遊目于化先夜無朕以

徂征金霞暈乎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
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以營營追向
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仿像而
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脉故道股
宣音削行為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
綵翠于沙磔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遑聲與鴈俱來
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遍響浙

澀捎械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秀圻躔次殊氣

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

而構祠投粃妝

尼呂反

以鼓檝恭鱣魴而如犧蟠木靚深

孽祆憑之祈年去癘蠲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

誠致祝郤略躩跼

躩跼蚪龍動
兒靈光賦

渚居蠡食大掩水物畧

張餌啗不可遁伏顯舉潛緹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

于陸彼遊儵之瑣類咸跳脫於窟束雖三趾與六眸時

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控綸往復馴鷗相逐

莫夜澄寂嘯歌羣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于江
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抨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
而燧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林
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為末
作求金渚涖淘汰澆滯流注瀆沆繁光熠爚賈賈來質
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胼胝
以自鞫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
見乎其間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

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
閻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
吾又安知其所如况臨高以觀物

傷徃賦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
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苦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
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

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莫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
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
之必莫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
暉飄零日及之萋

日及槿也朝生暮
落一名王蒸爾雅

倏忽蜉蝣之衣川

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歎絕見無期兮
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紫來饁亦在林下我觀於
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
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

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
處我方踽踽而馬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
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
襦袴在身兮昔圍蹉跌鞞囊附臂兮餘馥歲蕤誠天性
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
之姿指遺挂兮能認遡空幃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
兮物改其容寶瑟偃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鑪
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窓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

翠芳褥掩芳塵化蛩蛩閤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
玩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宰
與冥蒙信竒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
悅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
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無
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洵如行波游浸淫悵緣情而莫
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
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

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
何人予獨累嘆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既幼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
兮將取質夫秉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
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
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
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

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責居責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禪夔何罰而蹠蹠蚘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嗤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

可邀來不可逃淹兮

闕

孰捨孰操豕喙之毒董雞首之

賤毛各於其時而伯

音霸

其曾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

所用莫若履豨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斲
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
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
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邪諒
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羨失非
我耻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

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
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為深愁莫高者天莫
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馬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
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跋而天有寒暑閏餘三
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
息兮倘佯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

之木我来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而涸者
洋洋天覆地生翦兮無傷彼族而居彛之投荒彼軒而
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一
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禁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
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
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為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

濛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乎太
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
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
熙慮深者矐然若喪樂極者冲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
中糾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遡阿閣如
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翟兮歲莖旗升
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于庭樹掬非煙
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

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闡
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
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
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疊神光燭天而照耀皖
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
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
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
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馳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

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思意隔兮年光度雕輦已
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
僊翠華之儻來
仰玄天以自訴况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
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烟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
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邯
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
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說萬族
獨含頰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情兮九回腸

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衝斗兮誰見伊戴盆
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
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
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
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日
回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喬孫作賦蓋

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竇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恹悴春陵之
氣兮焉如路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世刃之足舒懿王迹之犖基暨坤維之再
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
約播其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燕其妖煽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灌以

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
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
天亂曰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
之元龜

秋聲賦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
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

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分宵宵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辭林
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
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寒螢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
楸早脫驚綺䟽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
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
杵續兮何泠泠虛窓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
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荒園露滋草

蒼蒼兮人寂寂樹檝檝兮蟲唧唧則有安石風流巨源
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
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
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
而神驚力將殍兮足受紕猶奮迅于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

唐 劉禹錫 撰

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脩物
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
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於西京崇業里公時鎮
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
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
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躬行烝祭間歲
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太和二年增
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

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為神僊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

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於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同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於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廷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

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
陽適逢建萬象神宮旬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
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軺車聯讞大獄閩島
朔漠所至決平蚤以欒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
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
有五賁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於司徒又一年玄宗御
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置髦士府君策最高授
太常寺大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

蓋屋尉天寶中厯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

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

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

府君牧溫州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

春罷社播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於道而邁德垂

矩後之人得以纘承丕揚之其儲休啟祐有自云爾生

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

次曰潔以竒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

在丈士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
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宗
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冊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
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
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厯且夫起諸生至三公
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
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
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閔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
以大糝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
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擣以伏以
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禴乃嘗
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跼跼堂相禮
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
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
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考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

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肅祇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
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先侯得立家
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於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
於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

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塹墉以
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謚第一室曰秦州
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綿州昌明
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
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叅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
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
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
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

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齊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
具物始躋而處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
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牒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
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
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
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
蚪仕拓跋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
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

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明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叅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終於太原府首掾始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耆獨享天爵故休祐集於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

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為今稱

一作四進太保五為上公

先夫人

亦四徙封容印累累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為
副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為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
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
綽然真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
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
冠擁節總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
略者以為能夫浚師嘍喑難治垂釁竊發寢成習俗莅

止五載飲和草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
祝之留為常伯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
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
慕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
悌者歸厚焉勒銘於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
用柔日醴醖苾芬牲牲博膾籩在堂蕭管在庭孝孫
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劔盼蠻交感涕流綠

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
退循軒帑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
皇穆穆皇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
敬宗凝旒俾鎮雖丘入為地官令守東州彭陽之忠厚
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緜緜其胄系于周舊
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太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
集巳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

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決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太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

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

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

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

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於道周

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為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

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
泉而頡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以
還寔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頡之公取全流浸原為畦
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為枯地力既移地
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
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
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
如燂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

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
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
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
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
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
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
運不屑鼙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竒計賂術士上

言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馬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
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
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穎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
容謝曰明府真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
偽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
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荒漚冒迎耜
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授鍤前定孺直
告已事君率其僚躬勞俸之烝徒謹呼奮襍襖而舞咸

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為嗚呼成
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
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
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
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為七
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請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
蘓特至水濱畫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
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

書德威之五代孫大厯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
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厯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
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
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為檢
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於蒲錫紫衣金章歲餘
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為能臣
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
發于胸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於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
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繫兮劉君來能愛
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
刷兮沈疴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
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翔翔遺我
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
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
月丁酉葬於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
為大夫門戶有焯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我阡云
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于薛下故以
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
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
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任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

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

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

實有焉幼而擢陵苔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

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

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畫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

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

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

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換大理評事除

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
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
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
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
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
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尚書為司金元士且參權
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於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
上復命稱自轉吏部外郎是曾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

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
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
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間
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
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
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
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
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

其知道不私刑曾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
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
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
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
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邪王氏石泉公
之魯孫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
厯太僕少卿今為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
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

科歷左補闕今為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吳舉進士最
小子某咸砥礪纂修宜為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
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
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
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
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
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於大治則鎔範
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

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
第三子在郎位被需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
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於人倫惟唐德宗道
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
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噐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
源乃飾王度乃馳輜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
貯在顏間守法持正寔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服鳳

鳴祥烟臬噪位跼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
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
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三

唐 劉禹錫 撰

碑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寧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為侯國介於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為齊所
并其公子奔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
蜀徙家汾陰遂為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為夏車服大夫
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為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為關內
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于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
諱審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雖

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三郡金密縣皆以
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
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
得調主簿書於毫之譙苦二邑又尉於東畿之河清貞
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
相以公為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
鴈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為榜夫千有
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

上每發粟沂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
雖河塞回遠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
御史內供奉賜飛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
幾淮海節將以戎倖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
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
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過府還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
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竒才

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為泗濱守既報政就加

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

民悍而俗鬼居洞砦

音寨

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無戎

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於位年

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蚤世繼夫

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

凝為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儀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

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為平盧從事謹按令甲

礪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久初公治粟於朔陞愚方冠
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
明年愚入尚書為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名公來會府
行有日矣過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間關外役竟不
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為根砥誠明枝葉
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
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
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齋淪鼎氣歆雲散為昌光凝為賢人常侍之生其
宗孔碩從祖昆弟誥誥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
為階欬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
糧沂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皂衣挽航膺索臂弧
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
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為
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於泗乃廬于閩閩悍而
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晏然如蟄閩方不淑天奪其福

公薨于寢玄纁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
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
學舍于允隅草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
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
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
起幽陵許為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說鉦鼓不聞

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
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人思治之
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我律以通衆志
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
從乃卜新宮渙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
繩之墨之鑿杓枝梧載既載塗黜焉陵虛寢廟弘敞齋
宮嚴閔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飾
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

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觀與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
太學尊彝籩豆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
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度櫝講筵
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
灑埽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為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蒞旨
蓄之禦備捨已俸為子錢權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
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棹市同跡是縻勇爵戴鶡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
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馬冬十一月許
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棕字永
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
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
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之形乎事業播於聲詩
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
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

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以還其鬪嘽嘽亦有儒宮軌
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
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焯秩秩禮物祁祁胄
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
決於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
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
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草其音許崇學

敷民說其教鑄於圭石以誌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倬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於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為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為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七

兵之弟曰寅為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
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
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
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
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
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公為介轉臨晉縣丞處繁
應卒銚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為
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為監察御史主河東

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糶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為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絀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伯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

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
不邀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
於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三百萬
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
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
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為左拾遺後至
太常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郾至外臺尚書次曰郾今
為廷尉次曰鄴至執金吾季曰郾今為太常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減冠族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
為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為賢母二
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累葉長子邠時為
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
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為太
常艷為大農咸白髮紫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
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
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

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為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厯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為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為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為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為吏部郎瓘為司勳郎其他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

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當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敷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

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為之冠瞻其門墻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
孫多材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
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
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
飛輓四馳厯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
粟為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為利泓使車來思剡弊
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
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

上聞軫懷侑樂為傳贈襚之禮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
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為壽母三十
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
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為甲族
今為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
和含粹濯潤本根景毫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磚
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

史無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僊
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為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
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并州刺史子孫因家
遂為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
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雋傑著書
行於世既沒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為蔡州上蔡主
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

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

揚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
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
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
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
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
上躬督穡事善積于已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

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

是盍求發聞

去聲

俾家聲不類今夫以文學芒洋當世者

誰如革卿庸自棄耶入謀於閨門咸以外言為是因決

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

初無此心如榿楠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眄

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

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

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為上介官至無監察御史司憲

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厯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
復為知已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
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為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
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狃直為飛語所陷抱不
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為
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
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為憂求為虢州刺史宰相
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

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公雅為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其號略贊皇入相擢為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為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惠下蘇罷羸龍言剝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

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
三者具求政之有秕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
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
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
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
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齟矣猶子前太原府
叅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早孤荷世父常侍之覆
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

懼世父之德音不斂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於從叔
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礪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為郎與
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
郡李公之丈自稱為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
以第一官處之宰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
水趙哲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
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噐益州寡合也而見親
六從事才不一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

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
於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源高麓中沫後大蘭芽
茁然秀出叢蒼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于退其道愈
光哲者知之寘于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為郎以和佐戎
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政守于三川頑民底定乃
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
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于四支治本乎

正形于百為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柝弗施
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
翫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
在茲既固且安松楸颯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
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
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
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
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
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蚤以勇武絕人積功
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
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
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
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

遷善秀出儕輩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

魏帥下令輪材于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

於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竒之遂假魏

州大都督府叅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

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跡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

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彊且報家禍布既啟行

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

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

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為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
驛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
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
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
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
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為貴門君恩
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讖者之譏寤

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
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潛化
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
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
金印紫綬既貳軍政事如命鄉弛張損益得以叅決潛
草故態人知嚮方太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
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大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
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

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
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
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
慮陰為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
款於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啟
發出于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
父為侍中遷鎮於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
為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

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

聞秦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於路仰天長號因葬於洛

陽之邛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為大

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為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

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人為右領軍

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於邠土孟秋至

治所首冬遭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條革之儀薨於
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
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
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
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墓當
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
來請曰娶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
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為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
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虎穴
之中生此騏驎太和紀元滄景不度子美父兵跳浪海
壖有隣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
寔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為子陳謀盡詞興
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師
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
節焜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

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輜奠
於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
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
祿綺紈之間珪組累累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穉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邛之趾昭
尊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
萬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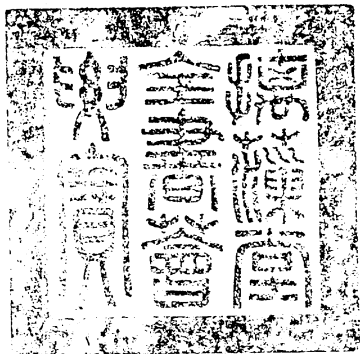
劉賓客文集卷三

謹案卷一第四頁前四行拜手稽首刊本首下衍
兮字據唐文粹刪

第十二頁前五行同茲于野刊本野訛時據唐文
粹改

卷二第六頁前三行授其牒于所知云刊本牒訛
牒今改

卷三第九頁前三行澤流累葉刊本累訛自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八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四

唐 劉禹錫 撰

碑 銘 記 讚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 并引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寔廣州牧馬惣以䟽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

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
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
智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
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
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
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
邪窮徇邪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

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
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
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

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

闕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

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

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

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莫

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武莫
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剝而輕制輕
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
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首津之後雲
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
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為郴之右
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
厚者歟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筍入岫屢

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
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
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臯之鎮湖南請為
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
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
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
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
湯沐剃頤頂與門人告別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

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異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丈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

金定四庫全書
卷四
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号
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
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
又三傳至雙峰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
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
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

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
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吳改逢
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
中雙峰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期冥數必有所待。太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
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
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因自我
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龍象大會，諸天

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
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
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
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萃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生死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

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
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
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
歲尚儒以俎豆為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
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
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
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
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

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經行不倦愍彼南
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
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
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喑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
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股引僧舍身
心恒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
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化俱神歸
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

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
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
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
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
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投淚具役建塔於禪室
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
中元生三十而受且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值戊
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

人還源以為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
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為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
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寔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颺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
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為禪至道不二至
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
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

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為法來者千百人俱齋民嗤嗤
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
為一乘散為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
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
說付囑其誰等空無得後覺得之像閔虛塔迹留仁祠
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於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

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
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它工
未備故寓於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
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
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
麾以肱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欵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
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猷捧持藻井花鬘葱龍四
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

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
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
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
經始與克修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
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
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
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
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
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
藏俾人瞻禮即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即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
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
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色相全
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銜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
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
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
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闕於城下或縱火
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燼如是者再歲帝
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
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

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
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
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
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後衆技斤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
儲精巧者效能欸自大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
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
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毀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

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
日之時太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
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吏若僧徒
偕籍之而刻於石

劉賓客文集卷四

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
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
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弃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
指衆徒藝者運思以後衆技斤鋸磨礮丁丁登登陶者
儲精巧者效能欸自大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
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
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

昔公去此福成以毀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

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
日之時太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
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吏若僧徒
偕籍之而刻於石

劉賓客文集卷四